



河南小麥大丰收文藝叢書

“保守派”眼裏

(特寫集)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保守派’服輸記”等7篇特写，反映我省不同地区的小麦丰产情况。这些特写都是通过典型人物，形象地描写当时先进人物与自然災害和保守思想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这些事迹值得我們深思，同时也为我們爭取更大的丰收树立了榜样。

河南小麦大丰收文艺叢書 “保守派”服輸記

*

河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郑州市行政区經五路)

河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号

地方国营郑州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書店發行

*

豫总書号: 1186

787×1092 1/32·1 $\frac{5}{16}$ 印張·29,900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87册

統一書号: 710105.248

定价(6)0.13元

目 录

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的由来·····	郑明新 黄金堡 (2)
“保守派”服輸記·····	張勛中 (10)
夾河灘上的欢笑·····	林 召 (16)
劳动創造奇迹·····	郑明新 (27)
太行山麓一面丰产紅旗·····	王定邦 (31)
麦好不忘毛主席·····	周 超 刘子江 (34)
麦收时节在新新农業社·····	李振东 (38)

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的由来

郑明新 黄金堡

(一)

事情發生在去年信陽地区的高額丰产代表會議上。

一天，會議剛開始，一位“金鋼式”的年青人——西平县和平社社長陈炎理，忽的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迈步登上了主席台，放大了嗓門說：“我向党保証，回去后坚决搞二亩小麦試驗田，保証亩产兩千斤。”他的話使滿座震惊，掌声不絕，都称贊这位年青人的气魄大。

陈炎理身上到底有股什么力量，鼓舞他提出这个高额丰产計劃呢？原来是这样得来的。

在會議期間，各路会师的英雄們，以他們的劳动和智慧創造出来的丰产奇迹，爭先恐后的向大会报喜：遂平县明星社高额丰产小麦亩产七百五十六斤，上蔡党店社的高額丰产小麦亩产七百三十五斤……。陈炎理听听人家的成績，比比自己的产量，自言自語說：“我們小麦亩产二百五十斤，太不象話。”于是，他默默的坐在會議室內，一面記着別处的丰产成績与經驗，一面沉思着，为什么人家的小麦产量这样高，俺社的自然条件好，产量反不如人家呢？他想来想去，終究得出一个結論来：思想沒解放，技术沒革新，自己沒有亲自动手作出样子。后来，他又反复查了社內的有利条件和土地潛力，認為：增产

的条件無穷，土地的潛力無边，只要自己敢想敢干，产量就能翻几翻，明年亩产兩千斤小麦是有把握的。因而，陈炎理在主席台上講話时，最后一再保証：“同志們！明年再来开丰产代表會議时，我一定給大家帶个大喜訊来。”

“明年报个大喜訊！”陈炎理越想越高兴，但他轉念一想，这計劃还没有与党支部商量，我在这里夸下海口，回去后党支部要是不同意怎么办？万一試驗不成，明年我可沒臉来开会了……。他想来想去心神不安起来。

他从信陽剛回到社內，就去找支部書記戴树林彙报大会情况，当他剛談罢在会上保証小麦試驗田亩产兩千斤时，支部書記紧握着陈炎理的手說：“干吧！我們完全支持你。”又加重語气說：“亩产小麦兩千斤，这个指标很高啊！在实现这个指标的过程中，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但这不可怕，只要有干劲有毅力，就可克服任何困难，創造前無古人的小麦丰产奇迹。”支部書記的話象一把烈火一样，燃燒着陈炎理的心，給他增添了無穷的力量。

一种先进事物的誕生，总会遇到保守派的反对。在一次社員大会上，陈炎理剛宣布准备搞二亩試驗田，亩产小麦兩千斤，社員陈盤根就粗魯地說：“哇！兩千斤，能打二百斤也好。”六队隊長李群常諷刺道：“你說兩千就兩千，反正吹牛皮不犯法。”老中农丁树堂，比手划脚地說：“凡是种庄稼的人都知道，小麦是低产作物。就拿咱們社來說吧，解放前不过百十来斤，解放后虽然产量增加了，也不过二百五十斤。我种了一輩子地，古今中外也沒有听說過一亩地能打千斤以上的小麦。陈社長，我問你，你爷爷、你父亲打过这么多的小麦嗎？哼！真不知道天高地厚。”經他这一說，很多人都覺得他的話有理，論种庄稼嘛，还是得听老农的教导。于是，有些人就劝

陈炎理把指标訂低些，步子放小些，以免將來实现不了丟臉。陈炎理當場拒絕了这些人“好心的劝告”，坚定地表示：“我情愿丟一次臉，也要作一次大胆的試驗。”

会后，戴树林、陈炎理主持召开了一次積極分子会，學習了外地小麦高产經驗，对照了本社情况，开展“土地有無潛力、亩产兩千斤能不能实现，用什么办法来实现”的大辯論。四队隊長馮富粗說：“为什么外地能增产，咱这里就不能增产呢？論土質，咱是兩合土；論水肥，咱的糞大水足；再加上社員的干劲冲天，亩产兩千斤，很有把握。”妇女呂四文說：“地是無价宝，只要破除迷信，大胆进行技术革新，要多少粮食都可以达到。”通过辯論，克服了大家的右傾保守思想，鼓足了干劲，當場報名要求参加試驗的有馮富粗、呂四文、陈群生等八人，以陈炎理为首成立了試驗小組。接着确定四队西地二亩黃瓜茬为試驗地，亩产兩千斤的指标又增加到兩千五百斤。他們当时的口号是：風再大，浪再高，增产信心不动摇；任何困难都不怕，各种办法都想到；决心实现兩千五，丰产会上称英豪。

(二)

試驗小組成立后，他們立即在試驗地边上插上一塊牌子。上边亩产兩千五百斤的大字特別醒目。陈盤根、丁树堂等人見了，不信任地說：“看他們有多大神通，施一些什么样的法术！”

用什么办法实现这个豪迈的計劃呢？陈炎理整天忙着学經驗，找办法。在他的脑海里不断翻騰着这样一个問題：“还采用过去的老种麦方法嗎？不能，这个办法太落后。先进的增产指标，必須采有先进的耕作方法！”究竟采用什么先进方法，

陈炎理心里沒有底。一次他路过菜园，看到一圈肥大的白菜，猛然使他开了窍，他反复地思考着：这块地所以能够长这样好的白菜，就是深翻土地，多施肥料、勤浇水的缘故。試驗田与这块菜园地的土質一样，假使也这样作的话，不是同样能够长出好庄稼嗎？后来他与試驗組商量，决定先深翻土地一尺八寸深，再分層施底肥十二万斤。

向小麦高额丰产进军的号角响了，陈炎理和試驗組員們精神煥發地投入了战斗。他們套起了牲口，先在茬子地里深犁一尺二寸，犁后又順耙、斜耙、再順耙一次，然后就往地里施肥，每亩拉六十車，整个地面好象鋪上了厚厚的一層大黑被。接着他們用三套犁法，犁了一尺八寸，把粪都翻到最下層，犁后又耙三遍。为了底肥充足，每亩又拉了六十車肥，还用三套犁法，犁了一尺二寸深。这时，保守派看他們打破常規，大規模地进行整地和施肥，再也忍耐不住了，紛紛出来指責道：“冒肚子貼膏藥，你們情瞎胡摆治啦！”陈树范諷刺說：“施这样多的肥，以后能打个金礦？”陈盤根找着陈炎理說：“炎理！論种地，我算称得起內行，可是我从来没有經过犁这样深，上这样多的粪。俗話說，生土不長庄稼，粪多燒坏麦苗，咱們是指靠土地吃飯的，万万不能这样作。”陈炎理向他解釋說：“这样作好得很，土質松，扎根深，施肥多，摻的匀，根扎到那里那里有肥，再加勤澆水，增产一定有保証。”

播种季节到了，他們在試驗田里澆了一遍底墒水，最后一遍又犁了八寸深，用長、短齿耙各耙了兩遍，又用耙床耨一遍，土地整的上松下实，平平坦坦，满地找不到一个坷垃蛋。之后，試驗小組开会商量的播种的事，为了保証增产，大家决定：由本地“紅芝紅”种改为“中农二八”良种；七寸行距改为四寸行距，播种量由过去的十斤提高到三十五斤。会后，陈

炎理与木工在一起研究改装密植耩，一个下午就完成了任务；馮富超领着社員进行种籽处理，他們用暴晒、風选、筛选、膠泥选、溫湯浸种和賽力散拌种等办法，一天的時間就把种籽准备好。

寒露前五天，陈炎理、馮富超扛着耩，牵着騾，驮着种籽，往試驗田里去播种，他們剛扎耩耩了兩圈，就听到老远有人吆喝：“陈社長，快把耩倉眼放小些。”他倆抬头一看，原来是老保守陈盤根，也沒有理睬他又耩了起来。陈盤根看陈炎理、馮富超不答理他，心里更火，跑到地裡攔住牲口說：“你們不会耩地也問問，过去一亩只耩几斤，你們竟敢一下子耩一斛多，麦苗出来一塊秧，誰有工夫去剔苗？”陈炎理說：“多下种，多打粮，我們的主意已拿定，你的意見俺不听。”馮富超在一旁也頂他兩句：“这是俺們的試驗田，以后剔苗不喊你。”說罢，他倆又赶起牲口耩开了。陈盤根怒目望着他倆的后影，气呼呼地說：“歪人想的歪点子，这块地給你們糟塌了。”

試驗田的麦苗出齐后，他們查补了兩次。小雪前澆了一次压根水，冬至前澆了一次盤根水，因此麦苗綠油油地象馬鬃一样旺盛。这时，村上的保守派又嚷嚷开了，这个說：“小麦沒二旺”。那个說：“老猫咬个猪水泡，先喜后不喜。”原来在1951年时，有个叫令苗的有一亩六分麦地，年前麦苗鋪滿地，很惹人欢喜；可是一到春天，麦苗变得又黄又瘦；到收麦时，麦棵稀稀拉拉的，每亩只收四、五十斤，从此人們得出了一个“麦沒二旺”的結論。陈盤根、陈树范等人企圖拿这个例子說服陈炎理，提議把牲口赶到这块試驗田里啃麦根，来調治“麦沒二旺”的病症。陈炎理当面批判了他們，并指出如果真是这样作就是破坏生产。

同时陈炎理及时与試驗小組研究为什么令苗的地“麦沒二旺”，他們認為原因是只施底肥，不施追肥，年前底肥的勁用完了，年后麦苗就瘦黃。于是他們又在冬至后每亩施了五万斤粗肥，年后，每亩又施了四百担人糞尿，接着每亩又施了五十斤硫酸銨，澆了兩次返青水。果然，麦苗越長越旺盛，“麦沒二旺”的說法徹底破產了。

谷雨剛过，試驗田的麦苗長得肥嫩，有齐腿根深，与一般的麦田比較，有一种令人喜爱的景象。但这些仍沒有說服陈盤根、陈树范、丁树堂等人。他們多方面挑剔說：“太肥了，太密了，进不去風，以后非倒伏不可。”他們还想“好意”提出來：避免倒伏只有隔兩壟割一壟。但又怕社長不接受，反而挨批評，因而他們只好这样安慰自己：管他哩！麦子坏了全社吃亏。其实，陈炎理早就在考虑如何防止倒伏。他想起了在信陽高鵬丰产代表会上學習的用草木灰防治小麦倒伏的經驗，就立即布置家家戶戶积草木灰，不几天就积了五百多斤，他們在一个鐘头內就撒到地里。接着，他們又施了二十斤过磷酸鈣，因而麦稈長得又粗又壯。經過几場風雨，还是直挺挺的不打弯，村上的人們都翘起大拇指說：“共产党的办法就是鮮。”就連保守派也开始有些动搖了。

(三)

麦子熟了，这块麦就是与众不同。沉甸甸的穗，風吹不搖，手撥不动，在夕陽映照下，黃橙橙的，分外好看。社長陈炎理帶了一伙种庄稼的老手，到这块地估产，陈盤根先用手撥这头的麦，看那头的麦动不动，又用指头比比麦穗的長短大小，再抓一把麦穗掂一掂重量，估了老半天才說：“一千斤！”陈炎理說：“再估一估！”陈盤根又在心里盤算了一番說：

“說不定能打一千五。”陳炎理問道：“不能再多了嗎？”陳盤根斬釘截鐵地說：“打到兩千斤，天都會塌下來。”干部都認為不止這麼些。他們便選了一方地，查棵數、穗數、粒數。經過推算，一畝地合一百四十八萬六千二百棵，每穗平均七十五粒籽，可收七千三百六十多斤。陳盤根大吃一驚，忙道：

“算的不准，憑兄弟的經驗，絕對打不了這些。”陳炎理最後說：“等着瞧吧！”

收割的季節，是最繁忙的季節，也是最熱鬧的季節。六月十八日，晨曦微露，社長陳炎理帶着十二個強勞動力到試驗田收割豐產麥。他們剛下地，沒拉幾鐮，手就軟軟的了，就有人提議用鐮砍，砍了不久，鐮刀全給砍壞了，又只好換上鐮子鐮，鐮下的麥，堆在地里，簡直無插足之處。套上馱就可以就地打場。城關鎮財糧張延舫趕着車打這兒經過，看見十來個人割了半晌，才割了尾巴長一塊地，便嚷道：“你們不中呵！二畝地用得着十來個人割，我一天鐮他三畝。”“老張！別吹牛，你有本事下地來試試！”陳炎理說。“好！看我的手藝！”他邊說邊下地，隨手奪過一張鐮，就嚓嚓地鐮開啦！開始幾鐮怪有勁，越鐮越沒力了，不到三分鐘，就累的直喘氣，汗如雨下，沒有多久，他就借口走了。

十二位收割手，一直奮戰到午夜，才把這二畝麥鐮完。實費十九小時，每人平均才鐮麥一分六厘六毫。

一到打場，人們便蜂湧而來，誰都想親眼看看這二畝麥到底能打多少。來得最早的是陳盤根和陳樹范，他倆雖說參加了收割、拉車，但還沒有完全信服，決定親自把場，看個究竟。老中農丁樹堂也在場里轉來轉去，寸步不離，連午飯也不願回家吃。這場有四畝大，剝成穗頭，全場鋪滿，有二尺來厚。碾到下午，陳盤根等人掀開麥簍一看，厚厚的籽粒，沒了

足蹶子。陈盤根对丁树堂說：“这么好的麦，恐怕不只打兩千斤！”丁树堂答道：“难道我們輸了眼力？”陈树范搶着說：“很可能啊！”头場打罢，一过称，九千三百三十三斤。接連又打了五場，計五千三百一十斤。总共一万四千六百四十斤，平均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这时陈盤根和丁树堂才真是服气了。陈炎理問陈盤根、丁树堂：“誰的技术好哇？”他倆人說：“当然新技术好啊！俺們那个老脑筋，該丟到大海里去了，以后跟你学唄！”丁树堂說：“我过去作夢也沒見過一亩地能打这么多麦子，开始怎么会相信呢！”有保守思想的人，对于这样的奇迹，他們确实是很难接受的呀！

小麦丰产的奇迹傳开后，前来參觀的人絡繹不絕。和平社有位害着重病、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八十五岁的老大娘，名叫二妮。听說二亩地打了这么多麦，非叫她儿子抬她到場里去瞧瞧不可。她說：“看了这样好的麦，死了也甘心。”儿子拗她不过，只好抬她去。她伸手抓了一把麦粒，粒粒象珍珠般大，她激动地說：“俺老婆子一辈子也沒見過这么好的麦，准是毛主席的福气大啊！”在小麦高额丰产的鼓舞下，整个和平社都沸騰起来了，紅旗、花絮迎風舞，歌声、笑語遍地响，到处都呈现出丰收的景象。他們唱道：

丰收歌声到处傳，
男女老幼喜洋洋，
齐声歌颂共产党，
毛主席的恩情說不完。
乘胜前进加油干，
明年亩产万斤粮。

“保守派”服輸記

張勵中

河南省商丘縣雙樓社趙莊隊有兩個小青年，一個是生產隊長楊聖倫（轉業軍人、共產黨員），一個是青年團支部書記楊廣居。他們在去年根據上級黨委的號召，確定搞一塊畝產八百斤的豐產田。消息傳出後，觸動了村里的“保守派”，尤其是這個隊的兩個老“行手”李學才和楊聖德，他們到處嘀咕着：咱這祖宗三代種地，沒有犁把高就學犁地，到現在也算一輩子了，從來沒聽說能打這樣多的麥子。全隊開會討論豐產計劃的時候，兩個老头出來說話了，李學才對隊長楊聖倫說：“聖倫，你十幾歲上出去當兵，去年才回來，揚揚不會換肩，鋤地彎不下腰，要論開會講話，老哥不如你，要說種地，你還是‘高把頭’（外行的意思），得叫我一輩子老哥。”楊聖德老叔接過來說：“咱們去院裡開會吧。”眾人問他为啥？他說：

“別把房頂叫咱們吹崩了，小麥古來都是低產，要想八百斤除非連稈都算上。”會上，本來大家勁頭很足，叫他們兩個人一說，好多人泄了氣，會議不歡而散了。

聖倫、廣居接着又召開了全隊的積極分子會議。本來情緒很高，一心想和聖倫、廣居一道搞豐產的婦女隊長陳秀榮在會上說：“咱們要是打不到八百斤，將來可沒法向群眾交代。”聖倫說：“一定要打到，別人不干，我們七、八個黨、團員積極分子，一夜不睡就可以把一畝地翻一個遍，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難。”楊廣居種地比較內行，在會上提出：深翻土地一尺

五，分層施底肥，密植三十二斤種，一定要把基礎打好。於是大家的干劲又鼓起來了。

打破常規 大胆革新

整地的季節來到了，他們找了一塊秋季高粱被水淹了的地，先用雙鋤犁深耕六寸，緊接着，就用鋤頭、鉄鉞普遍進行了深翻。他們每翻一層地便撒一層糞，播種前共上了八千斤人糞和豬糞，還有一萬三千五百斤草肥和土肥。李學才、楊聖德一聽這些小伙子們在翻地，又破常規地上了這麼多肥料，氣的鬍子一撇一撇地議論開了，這個說：“這伙子年青人簡直是胡吊弄，我種了一輩子麥，就沒翻過地！”那個說：“黃鼠狼要能駕了轎，誰還買騾子干啥，這准又是聖倫出的怪點子，嘿！等到麥收後看吧，他們收的麥子要是能夠糞的成本那才怪哩。”

聖倫、廣居雖然接二連三地在這兩個“老保守”面前碰過了許多釘子，但是李學才、楊聖德他們兩個人是全隊最好的庄稼手，要搞好丰收要向有技術的人學習，播種時親自把他們叫到地里，和他們共同研究怎樣把豐產麥種好。李學才、楊聖德這兩個老漢一到地里，二話沒說，就問：“一畝準備下多少種？”楊聖倫答說：“三十二斤。”李學才鼻子里“哼”了一聲，扭頭就走，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問楊聖倫：“過去一畝地一般播八斤，最多的播十二斤，咱這村的三等地，一畝地才收三、四十斤，將來收下來的麥子，能夠本嗎？”楊聖德趁火加油說：“你知耨眼有多大，把耨眼全放開，三十二斤種子也漏不完。”聖倫說：“密植是外地的豐產經驗。”這兩個老頭一聽更惱火啦，說：“好！你們就去依靠這些洋點子吧！”說過便氣呼呼地走了。當時，楊廣居和楊聖倫心里又氣又惱，當場便發誓：無論如何都要干出個樣子，給那些“老保守”們

着。因为用旧耩播种一亩三十二斤种子耩不下去，他们就研究着先用手撒种十五斤，剩余种子再用耩播。播种时，楊广居說：

“这可真是大胆創造，过去連見都沒見过。”聖倫說：“干吧，种好了有經驗，种坏了有教訓，反正給大地丰产找出样子。”这样，除了畦背以外，地里全是麦子。种上后，又澆了一水，麦苗黑綠的長出来了。

闢过倒伏关

到清明节的时候，麦子已經盖滿地，麦叶黑油油的象韭菜。有一次，楊聖倫派李学才、楊聖德两个老头向这丰产地里拉粪（兩老汉管使牲口），施第四次追肥。他們一計算，这块地已經施了三次底肥、三次追肥了，什么人粪、“硫酸銨”、顆粒肥料、草肥、房土，共計不下五万斤。李学才說：“这些年青人要瘋，真不知种地是咋回事，这样搞非倒伏不可！”原来，在1951年这个村里有一个楊广訓，在五分菜园地里种了一块麦子，施肥特別多，麦子長的撒土不漏，分外惹人喜欢，当时有經驗的老农都估計能收千把斤，誰料想后来倒伏了，只收二百五十斤。这个事給这个村的群众留下了“小麦不能稠，稠了就倒伏”的結論。楊聖德、李学才便拼命拿这个例子来攻击楊广居和楊聖倫等种的丰产地，說密植、上肥多根本長不起来。

为了防止倒伏，楊聖倫和楊广居这伙子干部，也开动了腦筋。他們跑到农業技术站找技术干部想办法。农業技术干部告訴他們：根据农業科学理論，土地經過深翻，麦根扎的深，就可以在一定程度內防止倒伏；如再施些草木灰，可以壯杆，就更加保險了。从此，他們便每天挨家挨戶收草木灰，到小麦將要孕穗时，共收集了一千多斤。聖倫叫李学才、楊聖德兩個人套車把灰拉到地里，这次两个老头惱火透啦！楊聖德鬚起了鬍。

子嘴：“哼！剛上完第四次追肥，現在又上草木灰，現在麥苗才長二尺多高，就密的連個下腳的地方都沒有，保險長倒了完事。”李學才氣在肚里，想出了一個壞點子：一千斤草木灰，明明套兩個牲口就夠了，偏套了四個。楊聖德問他干啥，他氣呼呼地說：“咱說不能再上糞了，套上這四個牲口到地里轉一圈，把麥給他踩壞了去龜孫！”話雖然這樣說，但是，當他們趕着車走到地頭上，看到長得齊刷刷的麥苗，又實在不忍心下那樣的毒手了。站在地頭上的楊聖倫，看見他們拉了灰來，立即招呼他們把灰卸到地頭上，讓他們坐着休息，另派了幾個婦女脫赤了腳，細心地撥開了麥稈，提着籃子往地里撒開了。這兩個老头坐在地頭上冷眼旁觀，但見，一剎時：那些婦女們的頭髮上、眼眉上、衣服上，都被滿天飛揚的灰果沾滿了，簡直成了灰人，他們的心里又好氣又好笑，不約而同地嘆氣說：“唉！真是作孽啊！”低着頭趕着車回村了。

“保守派”開始動搖

麥子快出穗了，有一天聖德和學才兩個做完了牲口圈的活，又叨着烟袋來到了這塊豐產地，轉過兩圈，李學才老漢說話了：“咱種了一輩子地沒見過這麼好的麥苗，就是太稠了！按過去經驗，至少在十棵中，有三棵頂不出穗米。剩下的就是出了穗，頂多也只能蠅子頭那樣大。”聖德老漢諷刺說：“干部種的麥還敢不出么！”又過了半个月，麥子出齊穗了。學才、聖德又到豐產地里看麥子來了。他們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鋪滿了一層又粗又大的麥穗大吃一驚。李學才二話沒說，就用手扒開了麥壠，他找了半天，真奇怪，一個丟頭都沒找到。他咋着嘴，來回又走了几趟，自言自語地：“奇怪啊！真是長出神來了。”聖德老漢在一旁漫不經心地說：“過去咱們種的嗎

望好地，頂多也只收二百多斤，這次給他多打一倍吧，四百斤到頂了，隔八百斤也還差遠啦！”

麥子熟了！一天聖倫和廣居特地請這兩個老漢來和他們估產。來到豐產地頭，本來個子不太高的李學才要得抬起手米才能夠到麥頭，鑽到麥地里就看不見了。兩個老頭嘀咕了半天，誰也不發表意見，幹部們再三催他們談。李學才說：“咱們沒經過這樣麥，估不透。”“你們放開思想隨便估吧！”李學才鼓了半天勁說：“那麼就算六百斤吧！”“不能多了嗎？”“算八百斤吧！”“還能不能多打？”學才說：“算一千六！”學才心里想：你再叫我說，我就說打五千斤，越說多了你們越高興，反正我估計的真實產量是四百斤。這時候，幹部們也進行了選“方”、數棵、數穗、數籽，推算的結果，每畝地合一百六十多萬株，每穗合四十來個籽，可收四千五百九十多斤。當場李學才、楊聖德等老年人便亂嚷起來了。李學才說：“幹部嘴大，說啥是啥，說大話不納稅，直管說吧。反正只要一打場，還怕不露餡？”

麥場上的“監督崗”

割豐产地里的麥子了！根本沒用隊長招呼，就一呼喚來了二十多人。來的人各有各的目的，老年人參加收麥，是為了自己親眼看看究竟能打多少？是不是象幹部吹的那樣多，年青人是好奇心趨使，都想到豐產地收麥子。一畝大的地方，二十來人收麥特別熱鬧。麥棵稠、稈子高，拔起來很費勁，二十來個人，從早起一直拔到日頭偏西才拔完。因為麥子長的好，捆起來的麥個，一個挨一個，這塊地放不下，還要放到四周別的地里。拔完麥，李學才、楊聖德兩個老漢，在地頭端詳了半天，李學才說：“這麥看樣子可能超過四百斤。”楊聖德老漢拾起

一个瘦胳膊了瘦，然后说：“这麦能收六百斤，我肯定不到。打场的时候，咱们操点心，看能打多少斤。”

为了使产量一点不差，拔完麦，两个老头亲自套上車往場上运麦，一共拉了五大車，再加上十来个妇女的扛运，这一亩地的麦共堆成三大垛。当天下午就决定打場，老汉們听说要打場，更紧张了，以李学才、楊聖德为首，还有楊广訓等一群老年人，时刻不离場，打場赶牲口拉碾子由李学才、楊聖德两个人包下了。在三大垛麦子中，先揀了一小垛麦打头場，打場的时候，他們不时的扒开小麦茬看看底下有多厚的麦籽，一軋完后，收場的时候，干部又叫老头們估一估有多少？老头們看三垛麦子才打了一小垛，能收多少，大胆估計能有十斛（一斛三十斤）。揚完場一量，共收了三十二斛，有千把斤粮食，这时候，年青人們都高兴的跳起来了，可是李学才、楊聖德他們一伙子，蹲在場边上，好像斗败的公鷄，直在那里喘大气。紧接着連夜打第二場，第三場，这时候已是干了一个整夜了，这两个老头一直坚持到最后。至場打完一过秤，这一亩二分九厘多土地，共收五千七百一十七斤，平均亩产四千四百一十二斤。这时候，这两个老头才算真服了。

服 輸 了

李学才、楊聖德两个老汉，現在成了义务宣傳員，提起这块丰产地，他們就說：“我們这老保守可真不行啦！都象我們这样，产量一輩子也提不高，以后再也不跟干部‘打別了’，坚决跟党走。”他們几个老头还編了一首新歌：“老头活到一百三，沒見過小麦产几千，这是共产党好領導，这是毛主席的办法鮮，这是合作化的力量大，保守思想要丢完。”記者去这个社时，这个社已訂出明年小麦增产計劃，平均亩产六千斤，丰产